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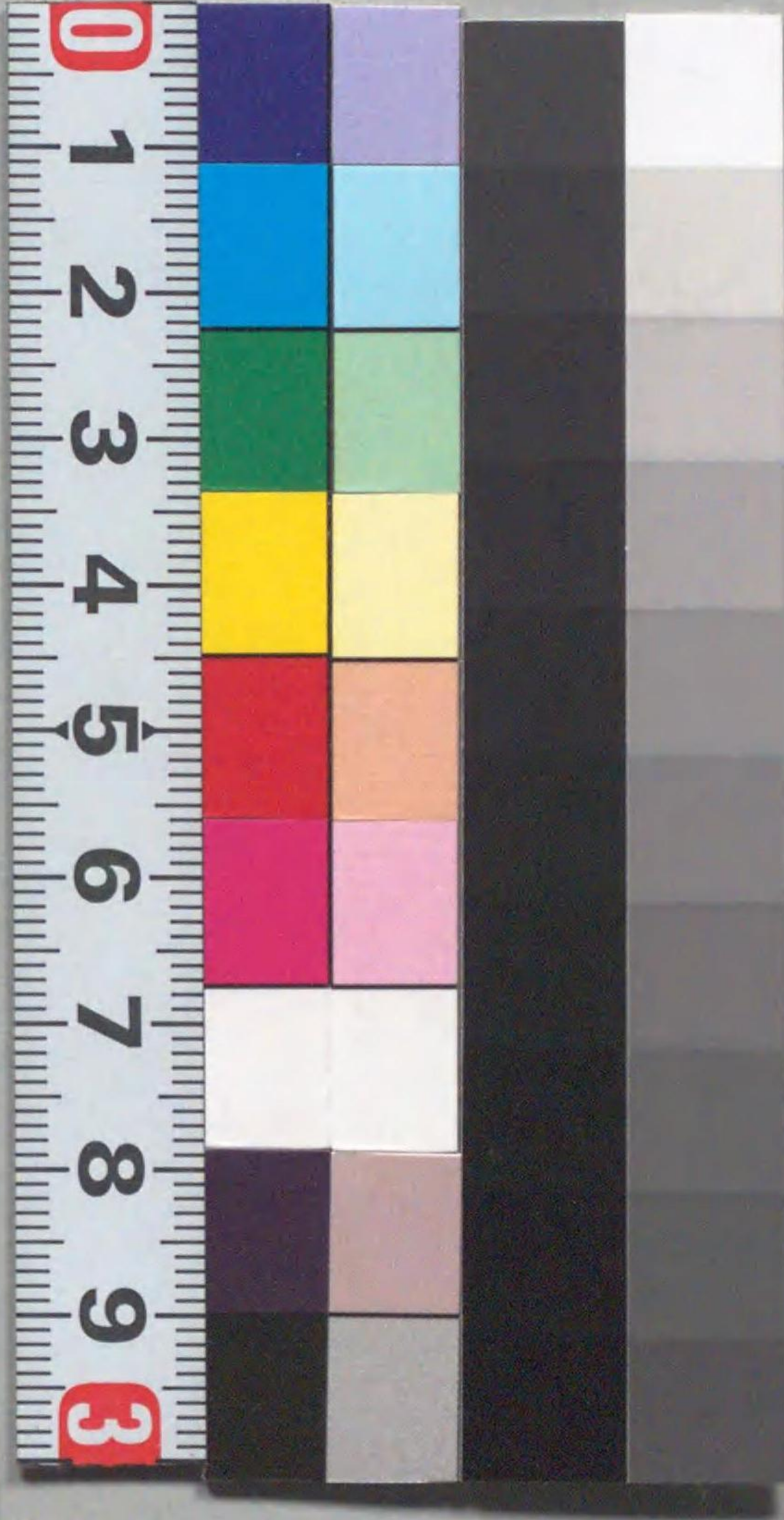
東永編
條胤輯

近世名家文粹

近世名家文粹
三

Y994

J8312



Y994-J8312

近世名家文粹卷三

東條永胤編

平氏論

賴山陽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耻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



I 種
W



1200801327972

非違使則未必甘為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為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

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為。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鷙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獨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為而不可。世以其拔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為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濫授先王名爵於清盛。藉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

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為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為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庶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管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管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

盡及其所為。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哉。源氏名為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忌。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死。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或然也。

楠氏論

賴山陽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址。蓋經足利織田豐臣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

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疇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自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萬善堂藏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斯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邑。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

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屢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論利

賴山陽

天下之財用之天下之事。不應有不足。而天下每病財之不足。不足者不於多事之日。而於無事之日。何哉。當彼創業之時。版圖未全。貨幣未周。而征伐營建未息。其倉庫之入。必百減無事之日。而所出必百倍之矣。而今覽其志。加徵民租之政。不載也。裁減士祿。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之政不載也。征市括商籠冶推酷之政不載也。及至
守成之時。則未全者全。未周者周而未息者息。其入
必百倍多事之日。而其所出必百減之矣。而前之不
載者相望於其冊。是非事之大謬者哉。如此者觀之
和漢。歷歷可指也。源右大將之興。西討東伐。千里餽
餉。而北條氏承之。亦數有大役。當是時。未聞其國計
告不足也。而子孫一遇元弘之亂。以新田一邑多豪
戶。課之十萬貫。其他可推而知也。足利氏之初。課文
武邑八以充軍興費。不過五十分一。至中葉以後。借

金於富商。謂之藏役。至義政則借而不返。號曰德政。
當時國有大事。課諸侯助其費。曰大義。率十歲一舉。
至義政五歲九舉。尊氏義詮死於鞍馬奔走之間。而
義政坐享全盛之業。其顛倒有如此者。豈守成之世。
天下之財。有所泄歟。壅歟。蠹於廩歟。蠹於庫歟。夫天
下之財。用諸天下之事。猶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
也。一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奴婢。衣食之需。屋宇之庇。
與器物之用。皆仰給於一家之財。主於家者。計其產
之所入。以為用度。比屋皆然。然有用而贏者。有縮者。

羸者非必皆富也。新聚之家概然。縮者非必皆貧也。久安之家概然。蓋人之情。新聚則凡事皆從苟簡。久安則漸趨具備。善為家者。雖處久安。視如新聚。不可無衣。苟足以蔽體。雖無副可矣。不可無食。苟足以餬口。雖無貳可矣。屋宇足以庇風雨。奴婢足以使。而金鬲杯椀。足以用。可矣。其他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如此則一家之財常用而有餘。以其有餘。備其無虞。可以不至失措矣。不善為家者。新聚則然。至久安則忘其初。其不可無者。寧精勿粗。寧豐勿歉。至可有可無

者。亦莫不然。我不以為侈。人以為常也。是以雖其平時。病其不足。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不至流離蕩散者。幾希。天下之財。亦猶此乎。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夫守成之君。驕奢如義政之類。毋論已。即號為恭儉者。視諸創業之主。則已侈矣。是豈盡人主之罪哉。習之所成。有不自知焉耳。夫唯英斷之君。能反其初。凡百之事。一切苟簡。如草創之時。斥去其可有可無者。特存其不可無者。而嚴為之節。何患不濟也。嗚呼。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

猶可借貸於比鄰。無可貸之比鄰者，其可不預慮歟。

晏嬰論

筱崎小竹

有為之士，必有所自信矣。自信之篤，不顧人之毀譽，專行其所知，至其所未知，則雖聖人不敢苟合。所守如此，身是以立，名是以成也。昔者齊景公欣慕夫子，欲封以尼谿之田，而晏嬰沮之。論者多責嬰之不容，余乃以為是嬰之所以為嬰也。嬰篤於自信者也。其不容夫子，蓋有所未知也。當周之澆季，禮繁樂靡，流蕩不反，雖夷吾之才之美，不免僭竊奢侈之罪。嬰生

其後，蓋深有慨焉。以為是禮樂之弊，唯節儉質素可以救之矣。故其食也脫粟，其衣也狐裘三十年。其祀先人也，豚肩不掩豆。曰：不如是，則無以矯時矣。遂以自信而不復疑焉。夫子之遊齊也，喻景公以君臣父子之分，而景公說之，則禮樂將興焉。忘肉味於聞韶，而人稱之，則樂將興焉。禮樂之興，是嬰之所痛懲深憂而疾首蹙額也。故其沮之也，則曰：自周室既衰，禮樂久缺，登降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夫子固大林放之問，而

欲從先進之野人。其於禮樂。嗚呼。豈獨取於玉帛鐘鼓之末哉。嬰之所痛懲。乃夫子之所欲抑制。惜乎。嬰未及知之也。然嬰能以其所自信。終始力行。盡忠補過。顯其君於天下。雖崔慶之暴。不能奪其操。余故曰。嬰之所以失於夫子。嬰之所以為嬰也。當時沮夫子者。更有子西。夫子貶子西而獨稱嬰。夫子如天。豈有所狹乎。嬰實有可取也。伯夷不從武王。武王之聖固不為伯夷損。而伯夷亦稱於夫子矣。故士之自信也。雖或悖聖賢。猶有可取。彼詭隨雷同。滔滔乎如群瞽。

之從相。何足以與有為乎哉。宋之時。若蘇軾之不容伊川。陸九淵之不合新安。亦皆有自信者也。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余欲學者之觀於昭曠而無黨同伐異之病也。作晏嬰論

中臣鎌足論

坂井虎山

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廡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為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也。託於遊獵。蓋石

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鑣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鑣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為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為固非一世之所能定。況在我邦草

創未靖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艾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自古立大功者多不能克其終故曰非功之難保功是難。今鑣足既有不世之勲而天智亦非坦懷不忌之主其誅石川麻呂可觀已而鑣足能以功名終始不見有毫髮之嫌隙非得於周孔之道豈能至此哉。然鑣足未嘗一言稱述周公孔子既得其實不必事其名亦非所謂至道無言者邪。後世君子談治必言周公論教必言孔子至其所為之實則未嘗一

遵周公之道。王安石輩是已。安石之與鑣足。固不可同日語矣。如其才則亦有大過于_下人者。而其所以失者。徒好其名而不能好其實也。蓋後世人心日卑。無有能以道自任者。雖名託周孔。其心未嘗以其實為可行於今也。今鑣足學周孔之道。而其成功之偉如此。使周孔之道不為虛器空文。由是觀之。鑣足之學周孔之道。非託言也。實也。

韓琦論

齊藤拙堂

宗室之禍始於王安石。人人所知也。然安石妄人不

足責。余獨不能無恨於韓魏公也。何以言之。安石之進用。以公之去朝也。公三朝元老。宿德重望。壓服天下。天子信敬。群賢倚賴。公在朝則安石不敢惑神宗。公爭之則神宗決不相安石。公一舉足而安石遂得行志。然則公之去留。宗室禍福之機也。公不能豫察安石之妄則已。苟察其妄。烏可不為之防哉。公之辭相。神宗以安石為問。對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是其言。明知安石之為人矣。而神宗之意已屬安石甚殷。公不在則其相之不待智者而

知也。且公之欲去。以何也。不過王陶劾其跋扈耳。公自顧無此事。則自安而可。何恤人言。况神宗為黜陶。懇懇慰留。至泣下。其待公不可謂薄。公何區區循匹夫之義。恣然去之。不知天下之事。欲使誰任乎。公不肯自任。而安石任之。及其大用。抗疏極言。爭青苗之事。在公則未為得也。當是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保一身之不暇。安能救天下之害耶。惜哉。公當初不以周公自處也。昔周公輔相周室。任天下之重。十有餘年。及成王既長。天下既安。猶且不肯言退。雖召公之

賢。猶不能無疑。周公獨奮不顧。謂周之命不可知其永孚于休與否。我二人不可去。召公以為然。遂共左右成王。保天休命。以孚于永世。若使周公區區避嫌。輕去廊廟。百姓不盡蒙休澤。蠻夷不盡服德化。其或出于不祥。未可知也。大臣憂國。不當若是邪。公三朝元老。處周公之地。行周公之事。宿德重望。周公之流亞也。獨憂國之心。不若周公。為可恨也。或謂公之去。非專以進退自潔。蓋知神宗輕躁好大。不可與有為也。余謂神宗初即位。血氣方剛。固亦不免輕躁好大。

然以老成人輔之。委曲匡救。養成君德。庶幾可以回其所嚮。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當時任此責。非公而誰。且神宗慨然以天下為憂。不可謂非有為之主也。公若導之以義方。引當時賢者置其左右。又安知其不為中興良主也。及安石代相。悍然自信。言無忌憚。神宗慣聞其說。上不畏天變。下不恤人言。祖宗之法變亂至盡。其輕躁好大之心。至是不可復救。非安石教之。豈其至於此。而致使安石教之。則何人哉。

論信陵君

長野豐山

信陵之客。大抵皆奇士也。而毛公薛公最賢矣。公子之在趙也。秦攻魏急。而公子不歸。客無敢諫者。二公諫之。余觀其言。卓然出於世俗之表。宜乎公子之傾倒之也。如公子者可謂善相士矣。獨惜失之於侯生也。夫侯生者。特齷齪閭里之俠耳。其為公子計畫者。皆所謂不義之義。惡足以為賢哉。竊魏王之符。奪晉鄙之軍。雖卻暴秦而存趙於危亡。何以償公子負魏之罪哉。殺公家之忠臣。而徇一己之私義。噫。信陵者。

一逆賊耳。然彼公子亦不自知其罪之至此也。特為侯生所誤。豈不惜哉。余察公子之為人。天資溫恭。從諫如流。勤善不倦者也。若使其客皆賢如毛薛二公。則公子之所成就。豈可料哉。公子銳意求善。輕信人言。而不審其義。其失於侯生者。亦以此耳。觀過知仁。吾於公子亦云。

藺相如論

長野豐山

秦以十五城求和氏之璧於趙。趙令藺相如送璧。相如入不測之秦。爭一璧於殿上。是何異於嬰兒爭雞

哉。夫和氏之璧。雖至寶乎。一玩物耳。有之不足以益國家。亡之不足以損國家。在趙亦可。在秦亦可。然則秦之求璧。雖無十五城之償。趙予璧可也。孟子曰。天下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王者。災必及其身。秦昭王持土地之寶。而欲易之一璧之微。其愚已甚矣。當是之時。使相如誠賢。則必說趙王曰。今夫秦王不重土地而重珠玉。豈非愚邪。秦之愚。趙之利也。大王速出所有珍寶。而悉以啗秦。以益其愚。使秦王溺於玩好。而志不能復經營天下。大王乃以其間修政懷

通世各家文粹 卷三
十四
民與五諸侯合從。西向攻之。則暴秦可滅焉。王霸之業可濟焉。是大王損一壁以滅秦而霸天下。則壁之在秦猶外府耳。相如不知出於此。而徒與秦王爭無用之玩物。不亦愚邪。其後秦欲與趙會澠池。夫秦虎狼也。與之馴必傷。趙王勿往可也。而相如慙慙之。何哉。視其會時所爭者。與閭巷小人攘臂怒目。以取愉快者無異。夫秦迫使趙王鼓瑟。是豈足以為辱哉。昔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君子不以為辱。何況於一鼓瑟之勞乎。而相如出死力爭之。不亦陋邪。其

愚且陋如此。而世至今稱其賢者何也。以其與廉頗讓耳。夫爭者凶德也。讓者美德也。是故相如二與秦爭。踏不測之機。僥倖而得脫。而終為智者笑。一與廉頗讓。而廉頗服焉。千載之下。使人想見其為人。欽慕不已。由是言之。如相如者。瑕瑜不相掩可。

廣邑新墾碑

賴山陽

藝之東。山勢彎環。與海相出入。農蠶襍居。稻魚之利。生齒之繁。甲於諸郡。而廣邑居一焉。邑之水注海。海口沙淤積成廣斥。因而隄之。以為田。鹹鹵沮如。漸化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膏腴者數處。其最新成曰彌生新田。成於邑里正多賀谷翁宗親。多賀谷氏。姓平。本貫蒲刈島支派。來家本邑者二。翁為其一。三世相承。及翁富最於宗族。翁嘗助其父闢田三區。今役最大。勦工於文化辛未二月之季。告竣於其三月有閏焉。為日總五十九日。役夫每一日率二千。為夫總十二萬人。既成。籍其阡陌。疆場之畧。上於藩府。得田三十九町有奇。今隸數家。課耕勸作。租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佗邑亦有墾闢者。糜官

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已策。取乎已貲。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為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佗嗜好。獨以奉上濟物為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視翁所成。寧不慙慙。然因翁以得不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幸也。於是不辭而為之銘。其詞曰。
維潮與水。日戰交綏。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

畚鍤雲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過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鏜鏜。百吏臨焉。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襲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汰弗思。湏酒漁色。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非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子。視茲所述。

玉堂琴士碑

賴山陽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

馬樂。樂廢既久。取之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留遜仕焉。置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奧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椎髻褒衣。鬚髮鬢然。負琴而行。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無副嗜。酒不多飲。朴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水。請畫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

其琴也。以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
能寺。而建碑于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
集雜記傳世。而琴藏於選家。選字春琴。善画。遜字秋
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士自獲琴。行住坐卧無不
與琴俱。嘗為人誤墮地。損其一角。即痛哭累日。蓋以
琴為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琴士亦在也。何
以銘為。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不可辭也。
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而著
於人。人雖亾耶不亾者存焉。我我焉洋洋焉。何病吾

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寒綠松本先生碑

塩谷宕陰

先生諱重信。字實甫。一字來藏。寒綠其號也。會津松
本一之丞。諱重堅第三子。母木本氏。少游江都。入精
里古賀博士門。篤治宋學。讜正嫉邪。如辨薰蕕。為人
鷲直。有忠孝大節。郎報告兄病。方飯吐哺。即起。晝夜
兼行。三日走七十里。年四十餘。為副教。論學君大夫
前。能言人所難言。旁人至。汗泚腋。諫者謂國家設科
第取士。必居直言極諫之首矣。旁好兵善槍。一日攤

夷書見一母乳五子圖。戟手大罵曰。婪哉虜也。獨不知羶乳之不可饑男兒國乎。於是留心邊務。單劍子行。北入蝦夷。西南極肥筑豐薩。以縱觀天下形勢。又謂豆相房總者江都之咽喉也。跋涉沿海。察防堵利害。間從為西洋學者。問夷情及其國治。講求籌略。擘畫事宜。將有所論著以建策。會簡堂羽倉君奉命巡視伊豆諸島。募儒士以從行。多以風濤絕嶮。憚之。先生奮以行。將赴三倉島。颶俄起。舟覆而沒。天保九年閏四月四日也。年五十。聞者莫不悼怛。先生天資寬

欲。胸次如白日。陋室无帚。敝衣數歲不換。客至。咬菜根對酌。聞人之窮。至典所衣。以周之。然好氣使酒。視竒衰陰陂者。大聲罵之。而於一伎一行。少異于眾者。竒愛激獎。不復問學術同異。及他過失。人亦以是親之。水竹尾藤君交最善。與諸友謀。建石於吉端岡。埋遺墨為靈。吉端岡在品川。俗呼為天王山。地枕海。土厚水深。有古松數株。鬱蒼參天。前與砲臺對。東南控房相。與豆洋近一葦耳。故相攸于此。令世弘銘之。固辭弗獲。辭曰。

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无氣節之
臣。察諸當世。先生殆其人歟。如何俾之死。飲魚蟹。孰
謂天道非紛綸。雖然翯翯之操。浩浩之氣。吾知其不
沈為沙蟲。而陟為明神矣。脫有臊胡犯順。腥風捲海
之時乎。豆山之木。南島之雲。燦然為干戈旌旗。先生
披金甲。跨鐵驪。叱咤飛行。驅使百鬼。以鑿賊。或如新
田少公之為也哉。

女孟墓銘

森田節齋

女孟。方父講孟子於備中倉敷寓居之日。生。因名焉。

文久三年四月念四日。以病夭。葬于邑東清江山。父
嘗疑性善。女生而十月。父自外歸。女在母懷。輒呼阿
爺。於是信性善不疑矣。又嘗以死壽不貳為無難。及
女死。不堪悲哀。乃知知命之難矣。嗚呼。天欲警發父
所以授女奪女歟。女父大和人森田謙藏。母小倉氏。
女死年僅三歲。浮屠諡曰孟荅童女。銘曰。
清江之山。山綠水清。埋汝于茲。以安其靈。

井上竹筥翁墓碣

森田節齋

古松數十株。列植門前。鬱然蓋屋者。井上竹筥翁之

居也。余嘗寓其種龍樓歲餘。善知翁。翁為人真率。洒落嗜酒。其待客不屑屑於禮遇。舉動往往出人意料。一夜三更余就眠。翁手携一壺酒。大聲呼曰。先生寢否。余蹴衾而起。翁推窓指示明月。躍松間曰。有此好下物。豈可不共一杯乎。乃對酌談玄徹曉。如此者數矣。已而余歸鄉。數歲之後再訪翁。翁已沒。登其樓。風景依然如故。而其人則亡矣。悲夫。翁諱惟重。字子威。通稱武仲太。竹筥其號也。本姓上野。為井上春房君所養。井上氏世住於備中淺口郡福島邑。通資於邑。

主龜山侯。侯擢為勘定組頭格。小原氏生二男。長德嗣家。季堅分居。三女皆適人。翁性好禪理。醉則進膝。曰。有一發耳。一發者頓悟也。余觀世之豪族。大抵不免俗。求脫塵如翁者。不可得也。翁以嘉永四年九月念四日沒。享年六十有四。乃葬于屋後之山。松林深處。銘曰。

屋前屋後皆無不松。生住松林之下。死葬松林之中。余吊翁。月下墓上有清風。

烈士喜劍碑

林 鶴梁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竒節士也。元祿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

左脚。盛魚膾數鱗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

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竒節可謂不耻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竒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喑喑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竒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畧紀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

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竒矣。伯基此舉亦竒矣。獨恨余文不竒耳。

豐山長野先生墓表

林 鶴梁

先生諱確。字孟確。豐山其號。長野氏積芳君諱祐清。長子也。母平田氏。以天明三年癸卯七月二十有八日。生於伊豫川江。以天保八年丁酉八月二十有二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日卒於江戶。享年五十有五。娶平田氏生二子。曰瑋。嗣。曰卓。天先生以績學紡文。名噪於海內。性狷介。不能媚世。不得志歿。呼哀夫。瑋與門生謀。以八月二十有四日葬於江戶二本榎廣岳禪院中。立石表其墓。以告後人。

女瑟墓誌銘

林鶴梁

余奉職遠州。舉二女子。冀其及成立得歸。室家和諧也。名之以瑟與瑟。後攜歸江戶。瑟聰慧。能事兄順親。最與琴睦。甫五歲。頗誦詩賦。一朝罹病。遂不起。時文

久紀元七月三日也。人靡弗為之揮淚。而琴哭之最悲。余也哀其未張之絃。先斷矣。為之銘曰。維瑟之材。厥質維堅。瑟之未張。先斷厥絃。嗚呼哀哉。松柏擁墓。其音鏗然。父林長孺。母中井氏。葬于江戶溜池澄泉寺之域。從先壟也。浮屠氏追號曰善照院覺道妙玄云。

書神谷生卷

佐藤一齋

均是一甕水。樹樹而溉之。雖徧矣而不足。一樹而溉之。雖不徧而有餘。夫有餘也。有不暢茂而條達者乎。

不足則既之猶不既矣。人之精力能有幾而與夫一甕水孰多孰寡。今以有限之力讀無涯之書。吾見其難濟也。彼其涉覽一過即能至累數萬卷亦不類於樹樹而既之乎。不如儉其精力有所擇而從事而深造焉。其暢茂條達可必也。今有人焉其取友也汎能記其名能識其面而已則無益於友矣。又有人焉其取友也寬必其仁義人也必其忠告而善導者也則有益於友矣。夫誦詩讀書謂之尚友。蓋以取友之心相比類邪。神谷生問讀書之方。書此與之。

題護園讌集圖

佐藤一齋

護園讌集圖。環卓而坐者九八人。其白首皓眉色媮而骨癯。謹然若有所容者。為物茂卿。即護園主人也。右側手紙筆而顧。若推敲詩句者。縣孝孺次公。左側齡最少。眉目清秀。手采瀟洒者。滕煥圖東壁。祝髮禪衣。體貌肥大者。釋原資萬庵。脫外套舉大爵。右坐左跪。若醉而顛者。平玄中子和。與子和竝坐。從容醞藉。若相獻酬者。服元喬子遷。在次公之側。疑然端坐。腰刀手篋。熟視子和而顰蹙者。太宰純德夫。在子遷之

後剃豁而鬢矮。躬俯而面仰。若與萬庵隔卓而語者。字惠子迪也。自次公而下七人皆以詞藝名一時。蓋於茂鄉之門為翹翹者。此圖不知誰所作。必出於其徒在當時親睹之者。不然恐不能肖其真寫其態。殫其風流文雅之概。如此之詳也。在昔宋熙寧中。王晉卿會一時名流於西園。自東坡而下十六人。李伯時圖而米元章叙之。藝苑傳以為佳話。如我享保中。亦才子輩出。以讓園為最盛。而此集適與西園相彷彿。則圖而傳之。固其宜。且今對此圖。想像當時。使吾如

身躋其堂。相周旋於文酒之間。亦一快事也。乃重撫之。錄各人姓氏於顛。俾後之攬者有所考。

題無欵明妃出塞圖

賴山陽

作出塞圖者。不專寫昭君。寫前後胡騎人獸瓌詭狀。何哉。老歐詠此。起結皆叙胡人鞍馬射獵。關明妃者數句而已。古人筆墨。每著力襯貼上。詩畫同一法也。此卷絹理踈而描法密。蓋明人摸元畫者。因摘歐曲中四字。題而返之。

題糺林詩卷後

賴山陽

近世名家詩集卷三
士錦來。無日不醉。終病酒。今日共遊。亂林。林木重疊。蔽天。水穿綠雲中來。架棚水上坐。坐者鬚眉亦綠。覺宿醒頓消。却不免復呼杯炙魚。魚有奇香。觸齒頰。蓋蓄此水中者。故帶苔石氣也。

題天州夜泊詩後

賴山陽

平安斗大。加之矮屋撐頭。不能舒如霓之氣。今日小醉。偶見物集生所託此紙。呼童作墨。瀋數合。大書西遊舊詩。聊以遣興。憶起當時狂波。蹙沓自八閩來。盪吾胸次也。

題伊達子負藏清人花卉卷

賴山陽

文化癸酉十二月六日。山陽外史與春琴居士。觀于伊達子負氏。是日。日暄風和。酒光搖蕩。忘連日襪。冒雪之苦。覺圖中蜂蝶皆欲生動也。

題與田彞合作山水

賴山陽

酒間吾寫巖山。而唯作腰以上。如九華帳裡見李夫人影耳。及君彞為遠樹襯之。覺冉冉來親人也。

跋鄭培草蟲卷後

賴山陽

鄭培花卉草蟲。出於沈南蘋。沈之勾染。一味工緻妍

麗而已。鄭則時雜率筆。勾勒沒骨。隨物互用。而生機躍然。蓋有窺於青藤白陽之遺意者。此卷可見。卷尾枯荷折葦之下。以純墨寫一蟹。蟹非蟲類。或者疑之。不知作者故以此壓尾。用磊落之筆。盪滌觀者心目。亦文章出題外作結法也。

跋賴子成自書詩卷

筱崎小竹

班固論楊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其書。予於子成也。不然。子成始自西來也。單衣雙劍。牢落蕭然。人不甚重。予則推服心

醉。借覽其外史。手寫一部。子成曰。朋友所著。不憚自寫。真知己也。子成時三十餘歲。爾後每一文詩出。反覆贊歎。以為今世少匹矣。子成常恨予有頌而無規。然當時予之頌贊。特以為今世少匹耳。今則以為非特今世。即古人中亦不可多得也。隨園近代之才子也。子成豈減焉乎。長沙古之才子也。子成豈不可希乎。嗚呼。纔隔一死生。便倍尊重如此。則賤近貴遠之陋習。雖予之於子成。亦猶不能免焉。如孟堅所謂乎。世之志學而得良師友者。其可覽於予而勿悔也。高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二十
萬善堂藏
槻藩士藤井強哉子成門人也。攜此卷來示予。予一展讀。復發前感。因書其末。子成既終後五年。天保丙申秋七月也。

紀春琴橫卷山水跋

筱寄小竹

橫卷山水。其猶歌行長篇乎。自首至尾。氣脉不可不貫也。然一槩平遠。則冗長嚼蠟。人不樂觀焉。刻意出奇。則布置失宜。如詩無章法。使人徒驚異耳。武夷九曲。文公作棹歌。一脉山水。每曲殊趣。固可愛也。然絕句之詩。猶尺寸畫帖。分幅製圖。是不難也。善作長卷

者。山有淺深。水有源委。寓照應於前後。而轉勝景於自然。起伏頓挫。應接不暇。必也如老杜新畫山水障之歌。大蘓烟江疊嶂之咏。而後為得之也。此卷春琴居士十年前所畫。有與余說默契者。展玩之間。亦可知作歌行之法矣。不獨能用黃太癡筆意也。居士豈可特以老畫師目之乎哉。

題四十七士姓名印譜後

坂井虎山

赤穗人兒玉玄真刻四十七士姓名印譜。應其邑人之求也。安藝儒臣阪井華題其後。從玄真之請也。夫

四十七士忠義之節。自然感於人心者。孰不知其姓名。又不待印譜以傳于世也。然因印譜而見姓名。見姓名而思忠義之節。亦人心自然之感也。况赤穗人追慕最深者乎。是邑人之所以求刻於玄真也。而赤穗本藝之支封也。藝之臣子。其於四十七士。有先世之契焉。是玄真之所以請題於華也。嗚呼。忠孝天也。觀於此刻而不知感者。是非臣也。是非子也。

題司馬溫公擊甕圖

齊藤拙堂

公之爭新法。痛擊不遺餘力。公之改弊政。如救焚拯

溺。人皆疑其不類平生。余謂天下一甕之廣也。億兆一兒之多也。熙寧之爭元祐之政。一擊一拯之大者也。當兒之未溺。嬉戲樂群。藹然之狀可掬。及兒之既溺。振袂攘臂。悍然當之。此其天性也。然則公之仁勇。既於卅角之日見之。何必待登台鼎秉鈞軸而後知之耶。

書靜女緒環歌後

齊藤拙堂

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冶容之誨。微詞之誘。醜然行之。不為醜。公卿以下。馳花鳥

使通殷勤。鑽穴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為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靜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靜女者耶。方源大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為悲歡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捋虎鬚。不為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大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靜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况當時諸姬乎。然諸姬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譔。為世艷稱。而靜女之歌。

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為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姬嬪而妓。靜女妓而嬪。假使靜女齒列於諸姬之間。靜女其耻之。

題湖帆飽風圖

藤森弘菴

帆腹飽滿。有一瞬千里之勢。舟人自以為快適。旁觀亦健羨之。而不知下有不測之重淵。一絳忽斷。則頃刻饜鮫鱈也。天下之事多類此者。豈特一湖舟而已矣哉。是古人所以尚知足也。

書渡邊華山蟲魚畫冊後

藤森弘菴

華山老人好奇。終遘奇禍。人常悲之。顧不知其憂國憤世之心。為好奇之所由也。此帖藏在足利須永竹溪家。所畫蟲魚十二頁。皆入妙品。係以小詩亦十二頁。審其辭旨。蓋有憂憤之意。假遊戲而發洩之耳。嗚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豈唯其書畫可傳而已哉。觀了慨然久之。乃書。

書盍微問答後

藤森弘菴

昇平日久。列國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而國用不給。則又稱貸而益之。財愈糜而

用愈窘。至以有土之大。而無終月之儲。亟亟焉以朘削為心。裁減士祿之政行。加徵民租之令出。征市括商。籠治權酷之議興。而苛刺之人。見庸於當世。職貪之吏。亦因之以為己利。於是闔國凋弊。所入彌減。國計殆不可措手。故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有志之君。欲革之。或不得其方。乃謂遺利之未盡。而百姓之或惰也。顧不知理財之方。在約已紓下。而聖人盍微之訓。實為當今之要務。督責嚴急。動生事端。而財卒不可得也。間

近世各家文粹 卷三
亦有迂腐經生為言之。而或一試之於用。然拘方步趨。偏執固滯。徒增紛擾。不可行而止。貽笑於俗吏。不
鮮矣。獨此書所述。欲使人原聖人之旨。因時制宜。師
其意不師其蹟。其言曲盡情勢。可施實用。當日行之
既有成績。則今之談理財者。宜奉為主臬矣。但其末
段示信之說。是商鞅徙木之故智。而權譎之術。非至
誠待物之道。欺天欺己。徒長人疑。豈足示信哉。讀者
宜今別觀之。

書俄羅斯圖志後

鹽谷宕陰

偉哉俄羅斯之猛於斷也。其初建國。比達王微行。游
於他邦。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還國傳授。方佛蘭西
之來侵。底利尼王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佛軍深入。
潛回縱火擊之。夫比達王時。其臣應不乏材俊。是之
不遣。躬親為工人。以肄業。比之瞿曇氏之逃山。以開
教。可謂勞倍而功蓰矣。蝮蝎螫手。人皆知斷臂之可
以免毒。而猶豫不忍者。十常八九。底利尼王。一朝舉
其城闕宮室府庫倉廩。燔為灰塵。而不之吝。雖晉人
之焚朱雀桁。明太宗之遷田橫諸島之民。未可同年

而語焉。上既如是。故其部落。至有生兒女三四歲。即託之親朋。鞠育教誨。男至堪從軍。女至可婚配。始取之者。事雖如不近人情。而變陋為文。矯枉為直。亦不可無此斷決也。夫以亡國之餘燼。崛起勃興。橫亘歐細。延及墨利加。建振古未曾有之國。以稱雄四海。凡此鴻業偉畧。唯斷乃成矣。吾觀滿清。所以待英夷。沿海民戶。有當遷避者焉。西洋器備。有當仿造者焉。有識之士。上疏建白之。或著書議之。而大臣如穆彰阿者。英輩不采不納。褻如充耳。聞俄羅斯之風。幾何其

不恭然恨死耶。

題和漢名數三輯首

鹽谷宕陰

益軒先生學既成。又乞暇僑居京師。筑候令歲著書以進焉。益一部藉以當一考績。故得優游多年。以撰六十部二百七十餘卷云。嗟乎先生之學固浩矣。然微其君之遇之優。烏得成是業。世有懷抱著述才。而或浮沈於卑劇。或奔走於衣食。窮年栖栖。不得遂其志者。可歎矣哉。因讀此書。憮然題之。

跋古賀元載西歸南泛再東稿

元載少時不甚喜讀書。惟以武技為嬉戲。家大人亦不甚督之。長游昌平。鬻講經作文。不甚修訓詁字句。而偉論竒思。輒出人意外。予謂等輩曰。元載胎中帶數十部書來。僉曰。精里先生之孫。而穀堂先生之子也。宜乎其然也。今看此稿。以八年塵夢之餘。才情玉琢。乃如是。吾人不對卷三日。便覺口有臭氣。若元載者。使之十年不讀書。而欲令其口有一息之臭。弗可得也。

鹽谷宕陰

跋赤坡別宴圖

鹽谷宕陰

遍揅茱萸少一人。此摩詰憶昆弟之句也。乃至於交友。何獨不然。深卿邀仲平公鉉省民及予。以設留別之筵。而省民獨不來。明月在天。樹影婆娑。而蟲聲滿野。池荷雖殘。獨覺夫馥撲人。宴至三更。樂極哀生。一以別一人而悲。一以少一人而悲。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香。信哉公鉉製圖。仲平有題言。予有四韻詩。而省民賦俳歌以追書。予又為跋其尾。乙巳桂月下浣。

益城先生遺墨跋

鹽谷宕陰

益城先生所賜之片簡。考以弼日曆。逐年貼綴如右。尚有數紙。為人乞取。所存止此。弼年二十。執贄先生。明年游關西。明年適平安。離隔左右者三年。辛卯歲。喪怙嗣家。始獲復數數承音容。乃勿論乎講學官事。家私。皆仰處裁。恩至義盡。真父子也。顧當茅鞋往訪之日。過筭橋徑澁谷。漸躋羽山之蹊。碧松白雲。欣然怡目。頓覺意况之別。蓋其高風薰於人者。乃爾。下世之後。匆匆五百有餘日。攤遺札。尋當日之情緒。歷歷然百感衝於臆矣。弘化乙巳南至日。題於九里香園。

題雪中乞兒圖

安井息軒

城南某生工畫。最善狀人物。嘗據所觀以作此圖。描法精妙。哀痛慘毒之狀。楚楚動人。予觀而悲之。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天之於民也。不能自牧。擇其賢者以為之君。厚其養。尊其位。使其牧斯民。故天之所付。皆食乎我者也。夫我受其養。而使食乎我者。至於飢餓。焉得辭其責哉。享元而下。天下日趨奢侈。竒技淫巧之物。委積于市。一物之價動糜千金。國以困乏。聚斂取給。吏因為奸。贓賄如山。以故民不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聊其生。相率去南畝。耕者益窳。遊民益多。篤老廢疾之民。不能自存。流亡乞食。轉死乎道路。其慘毒之痛。至有如此圖者焉。從政者其得不少愧於后稷氏哉。在昔宋鄭俠。傷新法毒民。作流民圖以進其主。其主感動。為停其法。而況於仁慈恭儉視民如傷者乎。噫。孰能為我一獻之明主。

題瀑布圖

安井息軒

劃然拋於巖。樹搖草靡。紅驚綠翻。覺衝激震撼。鳴動四壁。石上對酌者三人。仰顧指點。笑蓉可掬。不問知

其為青蓮輩也。幅無款識。然徵之紙與墨。蓋亦數百年之物。嘻。孰作此尤物。使予得一洗塵喧而悠然日卧匡廬之中也。

書鮑黃傳後

安井息軒

文星好學而病乎目。小明耿耿。僅燭數字。而發而為文者。絢爛射人。若此篇特出遊戲之餘。然覺光怪萬丈。來繞筆端。蓋不昧者心。其寓於形者。固不足為有無耳。然物之來接於我目。受而達之心。而讀書為甚。目之用亦大矣哉。假令斯人眼光如炬。文采煥發。又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當如何惜夫。

題韓文公畫像

林鶴梁

某生所藏華山人畫韓文公像。眉目如生。余嚮時借覽。嗟賞。因欲購之。生珍惜不肯。或云。使僕謀之。彼必可。余云止。生所寶者畫也。余所寶者不貪也。今強奪之。是彼此皆失其寶也。乃使屬吏柳蹊摹寫一幅以藏之。亦還趙侍御畫之意也。

題遠州郡齋

余在郡齋六年。其為政迂拙可笑。但一片愛民之心。

未嘗忘于懷。不識去後。有念我者否。

又

庭階筠梧相對累年。契如熟友。今將棄去。不勝惜別之情。乃留一語于壁。時烟雨黯澹。樹梢點滴如涕。安政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也。

牧大信歸去來帖跋

芳野金陵

牧大信受書訣於卷菱湖。鈎指回腕。必踐其規模。既而放浪江山數年。參變化乎流峙。會真理乎風雲。色相化而天機張矣。此帖筆力遒勁。字字入化境。洵可

嘉尚也。於戲。生年壯氣銳。烟霞之情未可回。則其化豈特止乎斯。化之又化之。可以入神矣。

貓狗說

賴山陽

貓捕鼠于內。狗噬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闥。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

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畫像自贊二首

賴山陽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已鹽齏而憂人家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踔大湖。十上

下漢灣。而未嘗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銛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饑也。

垂松鷺

安井息軒

飲肥之南五里。曰垂松。地枕于海。而江匯其內。衆鳥聚焉。有鳴鳩。每日出。扇海攫浮魚。冲空悲鳴。須臾有鷺來盤于下。鳴鳩候其至于下。投所攫魚。鷺仰受之。以去。率以為常。鷺或不能承。誤墜之海。鳴鳩直下擊之。鷺不敢校。甘受一擊。鮑然而往矣。鷺鳥之至猛者也。當其下擊之時。非力不能與之救。蓋彼盡其心力。

忍朝饑以供我。而我則誤墜之。其曲在我。若又恃力以劫之。彼將奮翰遠舉。以滅其踪。安所朝朝享其利哉。故寧忍小辱。以伸其氣。使彼畏不敢懼。懷不敢狎。以效其功於我。嗚呼。智矣。而道寓焉。鳴鳩亦能忘鷺之勢。敢規其過。不再獻以啓貪。不違命以賈罪。雖受制於鷺。而因其威以自尊於衆鳥之間。亦小蟲之矯矯者也。

近世名家文粹卷三終

明治九年十二月廿日版權免許
同 十年三月出版

價五十錢

東京第五大區三小區下谷徒士町壹丁目五番地寄留

長野縣士族

編者

東條永胤

同第四大區五小區湯島松住町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別所平七

發兌書目 東京神田明神下松住町 萬青堂 別所平七

四書集註

十冊

○新点素讀本

枕山詩鈔

六冊

皇朝名家絕句

三冊

○近人百餘名ヲ集ム

慶應十家絕句

二冊

清十家絕句

二冊

書家聯錦

書家席上
必携

清天基石著

全

萬葉假名梯

狩谷掖齋閱

全

心學孝行種

平野橘翁席話

三冊

秘本玉ふしげ

本居宣長撰

二冊

令集解

古寫本校字

三十六冊

雅俗要文

故曲亭馬琴翁作

全

同 二編

萩原乙彦著

全

開化商賣往來

同小室樵山書

全

皇朝單語字類

萩原乙彦校訂
小室樵山淨書

五冊

漢語二重字引

萩原乙彦補編

全

十八史畧俗解

同青木理中寫字

十冊 近刻

東京開化繁昌誌

萩原乙彦作
三木光齋画

初編二冊 全

女大學

小室樵山書

真州千字文

同書

女小學

同

玉鉞百首

同

女令川

同

福田理軒
同社中著述 順天求合社數學書目

筆算入門 六冊 算學速成 全

筆算通書 六冊 測量集成 十冊

代微積拾級譯解 十冊 談天 六冊

測量新式 十冊 順天堂算譜 二冊

太陽曆俗解 一冊

東京 書林

湯嶋松住町	神田須田町	池之端仲町	通油島町	淺草末廣町	神田末廣町	淺草廣小路	小石川大門町	淺草茅町二丁目	同三丁目	同三丁目	橫山町一丁目	同	芝太神宮前	同町角	同	同	日本橋南一丁目
鳴和泉屋平	和泉屋勘右衛門	岡村屋庄助	藤岡屋慶次郎	福田屋勝藏	英田屋文藏	淺倉屋久兵衛	雁金屋清吉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出雲寺萬次郎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